

蓝印花布

祝勇/著文
李玉祥/摄影
冷冰川/插图

作家出版社

祝 勇/著文
李玉祥/摄影
冷冰川/插图

蓝 印 花 布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印花布/祝勇著;李玉祥摄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03. 3

ISBN 7-5063-2558-6

I. 蓝… II. ①祝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风俗习惯-浙江省-摄影集

IV. I267②K892.455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7876 号

蓝印花布

作者: 祝勇 李玉祥 冷冰川

责任编辑: 应红

装帧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汇元统一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 × 1194 1/24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7.25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5585-6/1·2542

定价: 3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祝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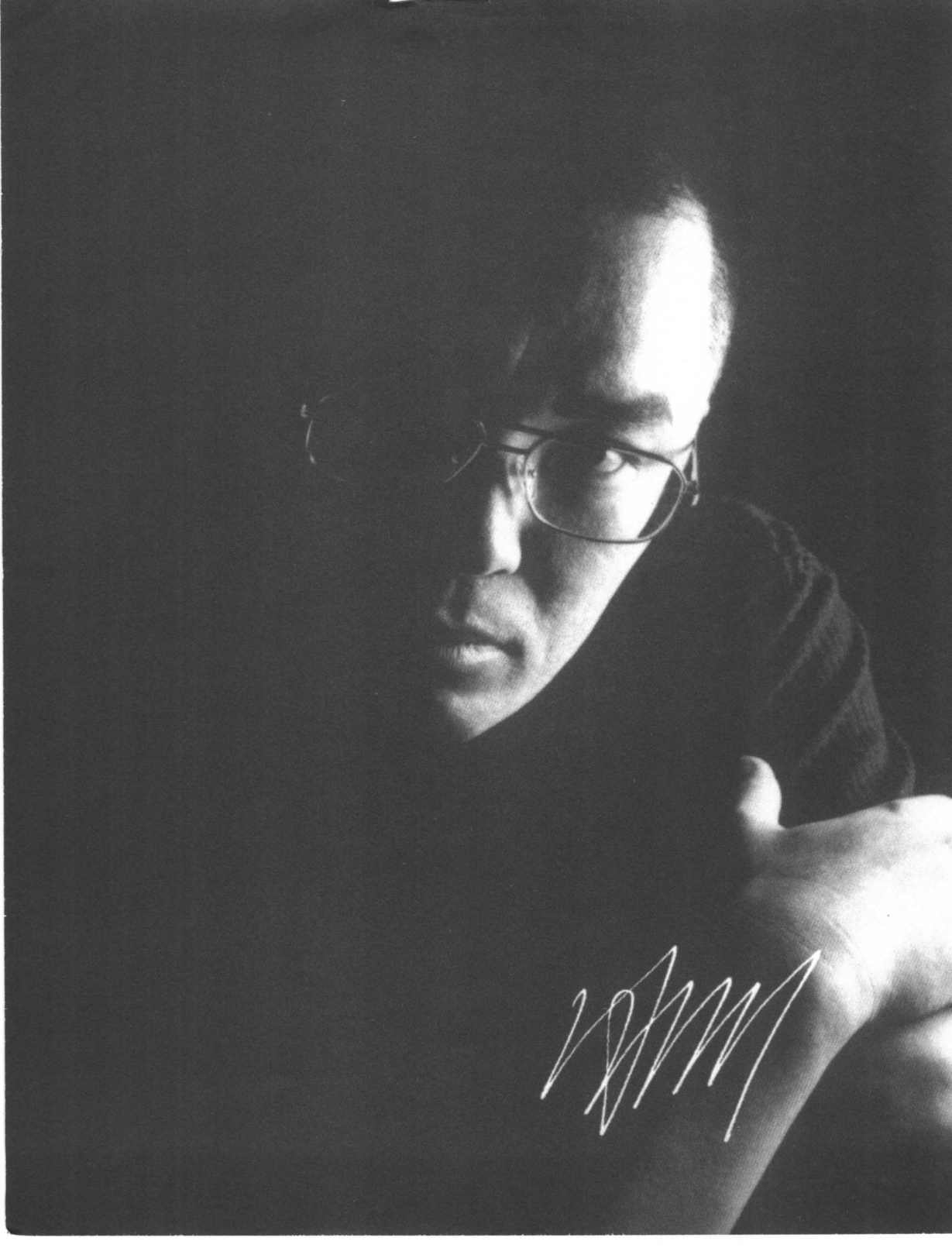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八年出生，一九九〇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，有十二年编辑生涯，二〇〇二年辞去公职，专事写作。作品大抵分为两类：思想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。前者多发表于《读书》《书屋》《黄河》等刊，后者多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花城》《大家》《钟山》等刊。已出版个人作品十九部，其中有《禁欲时期的爱情》《改写记忆》《手心手背》《遗址：废墟上的暗示》《凤凰：草鞋下的故乡》等，并有三卷本《祝勇作品集》行世。主编有《重读大师》《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》《声音的重量》《新锐文丛》《深呼吸散文丛书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、北京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.ctongho.com

李玉祥

一九六二年出生，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。视觉艺术硕士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“老房子”为主题进行拍摄，出版有《老房子》系列摄影集、《乡土中国》丛书等，多次在海内外举办个展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现供职于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。



冷冰川

一九六一年出生，一九九六年毕业于荷兰国立米纳瓦设计绘画艺术学院。现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作品入选一九九二年法国秋季沙龙美术展，曾获一九八九年中国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、一九九五年中国首届装饰艺术“张光宇奖金”绘画一等奖，一九九七年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沙龙美术展版画首奖、中国工艺美术“百花奖”一等奖等。先后在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艺术中心、巴塞罗那CASADA画廊、何香凝美术馆、广东省美术馆等举办个展。出版画集有《冷冰川的世界》《闲花房》《纵情之痛》《名家名品·冷冰川》等。

我已经看见，一大群站在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中东张西望的作家中，终于有人回过头来瞧一瞧西边天际将灭的晚霞。这晚霞宁静自守，寂寞而孤独。可是你如果扭身走近它——走进它，便会沉浸在它一片异样美丽的金红的霞光里。

这是我对祝勇的感觉。他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。这样的人不多。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，全然不屑一顾；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，写一写而已。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；历史的尊严、民间的生命、民族的个性、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。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，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。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、日渐衰弱的老母，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。我明白，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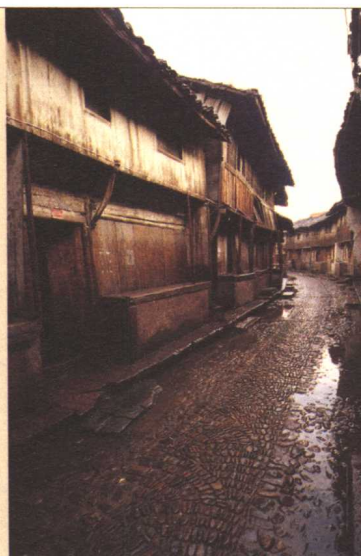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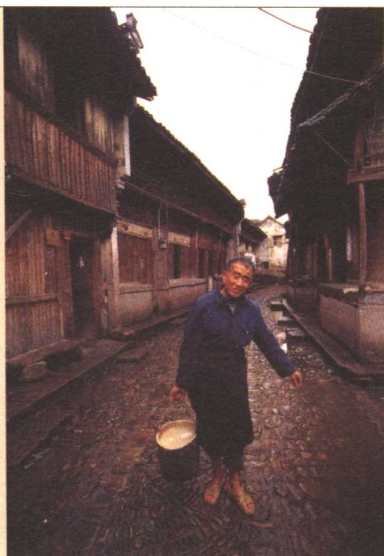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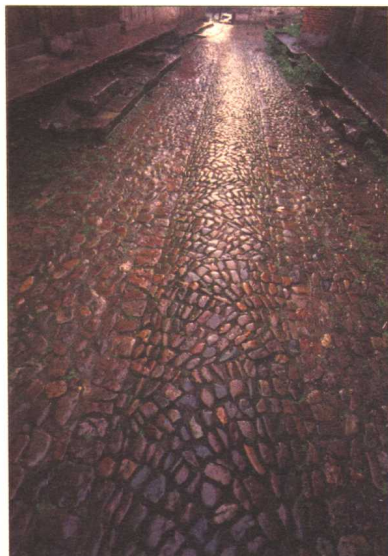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，他对于这些将要失去的事物，没有生者的优越感，没有陌生人的同情。这是因为，他把它看做养育自己的文化，看做自己的文化母体。文化也是代代相传的生命。他的文化情怀来源于文化关怀。

他虔敬先人的创造，追寻祖辈的精魂，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，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画面。但他与“寻根文学”不同的是他更关切文化的本身。我想，不是任何人都会富于这种文化情怀的。可是在当代社会与文明的转型期，历史文化多么渴望这种关怀！

从他前几本《遗址——废墟上的暗示》、《凤凰——草鞋下的故乡》等等到这本《蓝印花布》，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文化人正在一步步走进文化传统的腹地。我也巴望他忽然转过身，伸开双臂，展开胸膛，保卫和呵护他所珍爱的一切。

且为序。

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天津



年轻的祝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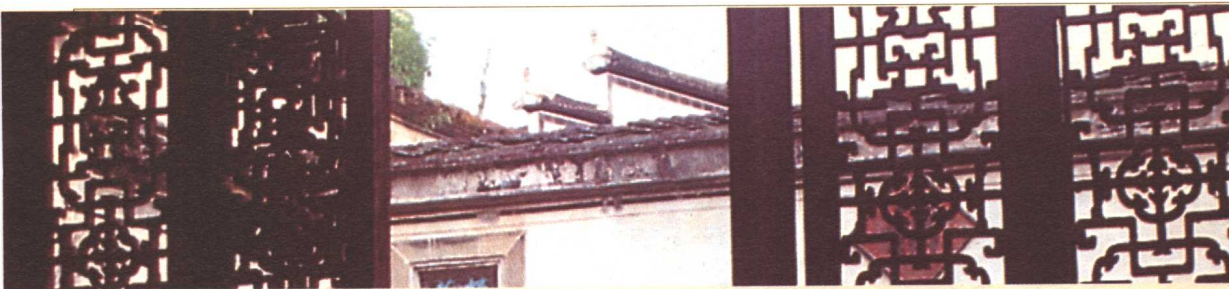
李玉祥



给作家写序，真可谓班门弄斧，实在是太不自量了。好在这位作家年轻且熟悉，也就糊里糊涂答应了。但到真正写的时候才发现没那么简单，尤其是看了他写的那些文章后，就更不敢对他的文章品头论足了。好在所写的内容，都是他与于今年春天一同去烟雨江南所经历的，就还有些东西可写了。

祝勇真年轻，在认识他之前，我曾在书店里买过他编的《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》丛书，一套八本，此书以老外独有的视角和形象、生动的语言记录下一百年前中国的真实状况，我没有细看，吸引我的是书里那些老照片，尽管印刷得不太清楚，但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清晰深刻的印象。此后，也是因为书的缘由，他来找找我，我才见到他竟是如此年轻。原先我以为此书的编辑一定是位花白头发、戴高度近视眼镜爱怀旧的老先生。眼下的他，用眉清目秀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再后来知道他竟然还是白山黑水的东北人，就令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越发惭愧，同他比起来，五大三粗的我真应该同他调换一下，才能真正对得起观众。

江南的四月，天阴沉沉的，我与从西班牙回国休息的画家冷冰川，以及年轻的



祝勇，三人一同从各自方向汇聚在有人间天堂美称的水乡——苏州，开始了我们此次的江南之行，对于我来说，此行可谓之驾轻就熟，主要是想在这样一个季节拍摄一些真正江南味道的图片，另外也为我将要做的书拍些图片，就这样，两个长相犹如《水浒》里的人物，同一位长着江南小生模样的白皙书生开始了此次旅行。

常言道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世界里，走万里路似乎已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（少数人因工作性质除外），因为我们从因特网轻轻点击一下，就可以知道天下各类大小事。但理性的知识如果没有感性的认识作为对照，在某种方面又是不全面的，所以，应该要多走走、多看看，这方面，祝勇做到了。在他的文章里，深奥晦涩的理论被形象化了，这与他常常走出书斋呼吸田野新鲜的空气不无关系。的确，因特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方便，尤其是在通讯方面更是今非昔比，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，使我们不再使用传统的书写方式来彼此交流了，昔日那种等待信件的激动心情没有了，更不用说那洋洋洒洒的书写体与暖暖的情意了。效率虽然提高了，但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也失去了那份朴素情怀，这也许就是现代化带给人类的一份失落。就拿祝勇来说，我看过他的手写体，很秀气，像个江南才子，从字体与字型上充溢着浓浓的书卷气。也许是我们这类人太注重感性的东西了，很难达到祝勇在驾驭文字上的那份洒脱与飘逸，还好，我们在其他方面略有所长，多少能掩盖自身的尴尬。好的文字真好看，阅读它们使我们有一种活色



生香的感觉，在祝勇的文章里常常就有不少这样的片断。那些日子里的残片，经由他用文字整合，仿佛又流畅起来了。文字带给我们在感官上的愉悦，与我们用画面手段来表现——殊途同归了。

从未想过我的言行是否对他有所影响，在与我们同行的那段时间，他辞职了，放弃了一份安逸的工作，与我们为伍。好在他年轻，有资本这样去做，就像当年自己为赌那一口气一样。

辞了职以后，他更忙了，我想这归因于他与生俱来的那份使命感。生活上，作为年轻的父亲他很称职。我曾经多次见他与我们在外撒野而不忘给家人以问候，就连手机铃声也设定成宝贝女儿的声音。工作上，就更令我们敬佩不已，在“世界杯”那段时间里，他竟然能够每天给报纸写整版球评，还不影响他别的方面的创作。我真是服了他了。祝勇有好多想法，比如他要做一流的散文刊物等什么的。我相信，他肯定都能做成。因为，他还年轻。

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写于北京方庄



读一次江南的祝勇

冷冰川



我是江南人，在水乡生活了三十几年，却没有游过江南。以前是没有钱，后来是没有兴趣（那时候，我的性情、生活习惯和创作与江南粘得太紧，自觉颇烦）。

今年初春，我与祝勇、玉祥兄一头扎进江南的雨雾里，让我性情怒放的理由是：不逢江南的春天已近八年了。又看到友人在河畔新建的书苑和油菜花田野的照片……我只想用朴素的感情，为久违的江南再深深地倾倒一次。

江南的春天适合用“情、欲”直接感受（情是心，欲是身），语言是多余的；
江南的春夜润如通俗的爱情和传说，总是在燃烧，但却无法看见；
江南的春雨如童贞的手语，你能看得见，但却无法挽留；

江南的春月就是满口鸟语，让多情的人开成一朵朵的梨花……（让无情的人也涌动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）……这就是江南，媚不能言，惟有陶醉，陶醉不尽，惟有欢喜。

江南的春天和别处的春天不一样……所有的细节都是轻松怡然，洋溢着真诚的“性”喜悦；所有的“性”喜悦都是绝唱，被无数人凝眸后炽成暗香的记忆；所有的喜悦、绝唱都是核心，没有多余的东西。所有的、所有的一下子都涌了上来，那翠、那清、那媚，连风都幽幽如淫，完全是处子半醉半开的姿态。在领略春意的过程上，江南是最适合我的。

春天是多情的，春天的艺术家更若情春的女子，情、欲、灵感，勃勃如枯秋野火，没有什么能阻挡的……我们仨从各自的地方汇到江南，在温软的田野迈着大步，心灵的小手细细阅读每一颗苏醒的种子。我因为没有创作任务，很轻松，跟着他们野跑。玉祥还是老样子，对“老东西”情有独钟，手中的机器乱闪乱射，似乎总是高潮之中。祝勇则是深省静穆，像江南深深的小巷，像巷尾微澜的古井，自是一派闲静。祝勇的为人、为文多是冷冷的不动声色，但很干净——气味很干净，心灵很干净。其中蕴有足够的真诚和内在的激情，有一种特殊的诚恳在里面，是那种我喜欢的有真正感情的人，当然带着坦然的目光（指目光中没有任何企图），带着一种北方男人的力量……这是我在江南对他的理解，如果还有另外的祝勇，则又是另外的一篇散记了。

他的为人、为文，不必我在这里感情用事地费笔墨了，你可以留心他的文章，发觉他的真诚，发觉他朴素真诚里的个性。但如果你以为在他的文字里找得到真正的、全部的祝勇，那也错了。他同他的文字还是不同的，这也是我留心观察他，又看不清他，而他又能吸引我的地方。

二〇〇二年冬 急于巴塞罗那

从这里出发

——自序

在东长安街边北鲜鱼巷，有一座不引人注意的庭院。这里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位部长的府邸，现在是一家建筑师事务所。两层小楼，西式风格，古旧素朴，与周围的恒基中心、国际饭店形成反差。在这个以现代化为最高目标的时代里，或许正是这种反差，使它失去存在的理由。尽管这幢旧宅别具美感而且毫无破损的迹象，但是它很快就会被拆掉，像许多只属于记忆而无法挽留的时光。

李玉祥有时会在这里放幻灯。幻灯机是从德国买来的ALFO牌，还有专用的银幕，保持画面的真实清晰。像夜晚到来的童话，那些属于李玉祥的民间记忆再度呈现，落日苍茫中的山水村落，在黑暗中逼近我们的视线，使我们有了在路上的幻觉。

恐怕有二十几年不曾看过幻灯了。在享有电视以前，年少的我曾经利用学来的光学原理，制作了一台幻灯机。我的记忆中至今还经常复现那一束温柔、明亮的光源，以及身旁友人们若有若无的呼吸。现在我处在了观众的位置上，并且由衷地感谢李玉祥为我带来的视觉奇迹。

李玉祥的摄影作品勾勒出一幅全然不同的心灵地图——与我们日常所见的道路、商场、楼群、立交桥无关，尽管沿着都市的道路一直走下去，我们就会看到画面上的景色。那一切与我们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，但是，大地上有无数条道路将它